

离开《只有红楼梦·戏剧幻城》已有数月,那些灯影里的亭台、剧场中的穿梭、角色眼底的悲欢,仍在脑海中反复浮现。导演王潮歌以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,在廊坊这座小城,为我们搭建了一座戏剧的乌托邦。

入园处共有十六扇大门静静伫立,或精致古典,或门楣高耸,每一扇都通往一条未知的路,彼此相隔又悄然相连。整个园子如棋盘般整齐排布,一格一景致,一格一剧场,景观与戏剧交织,现实与幻境重叠。很多身着汉服或者旗袍的女孩子们在景观中拍照打卡,留下窈窕倩影和串串笑声。这里如同一个现代版的大观园,我们踏入园区的那一刻,便成了穿越者、思考者,成了红楼梦里的匆匆过客,也成了自己人生的观剧人。

上午十点半,《轮转》露天剧场已聚满了人。十二把红色椅子环绕成圆形轮盘,似是金陵十二钗的命运轮回,中间那把孤独的红色椅子上,是谁?乐声响起,十二位古装美人飘然而至,眼若秋水,顾盼生辉,舞步轻扬间,她们走入人群,牵起陌生的手,发出跨越时空的邀约。有的观众落座那象征命运的轮椅,圆盘缓缓转动,带走的是十二位演员,留下的是满场的惊叹与沉思。原来命运从不是既定的剧本,有时只需一份勇气,我们伸出手,便能换一种视角,亲历一场他人的人生,也审视自己的过往。

大剧场《有还无》,将红楼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如梦如幻的舞台上,曹雪芹与十二钗对话。十二位女子从十二道门中走出,读到自己的判词,倾诉着对命运的不甘。“纸上命短,人间情长”,舞台下起雨,水面倒映着演员的身影,幻境与现实重叠。那一刻,忽然读懂了曹雪芹的无奈,他记录了众人的命运,却无法改变既定的宿命。

《真真假假》剧场,更颠覆了观剧的认知。我们从演职人员通道进入后台,化妆间、服装间的秘密一一展现。顺着人流走着走着,突然发现上台的是自己。原来,观众与演员本无边

只有红楼梦

杨丽

界,你在看红楼,红楼也在看你。戏剧因观众而完整,文学因读者而鲜活,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,或许便是这个意思。

床剧场,最为耳目一新。没有做任何攻略,偶然闯入这片“床的世界”。剧场里没有传统座位,单人床、双人床、多人床错落排布,连墙壁上都挂着各色床单、枕头、柔软的靠枕与可爱的玩偶。对走路的我们而言,眼前这张床有着巨大的诱惑力。我们一行人迫不及待躺在宽大的床上,满是放松与惬意。稚嫩的AI声音缓缓响起,配合着字幕提示,灯光在黑暗中流转,随机挑选观众互动。我们有幸被选中,跟着指令招手、翻身,听AI俏皮地问“为什么四个人一起来呀”“困不困呀”,笑声在静谧的空间里回荡。演出开始的瞬间,伴着一阵厚重声响,灯光骤然熄灭,仿佛坠入宇宙的深渊。以梦境为线索,我们仿佛看到了梦中的自己,时而向上攀爬又突然脚下一空猛地惊醒,时而挣脱束缚在半空中自由飞翔……压轴的太虚梦境,将氛围推向高潮。一块顽石、一株绛珠草,梦里梦外,情来

情往,诉说着他们的前世今生。“沉醉一梦终须醒,冤债偿清好散场”,灯光亮起的那一刻,余音绕梁,我们仿佛从一场漫长的大梦中醒来,重新回到繁华人间。

在众多剧场中,《第三十五中学》无疑是最易戳中青春记忆的一处。这里没有舞台,只有一间间充满烟火气的教室。黑板上的粉笔字、墙上的流动红旗、角落里的学习园地,连窗外的蓝天白云与街角小店,都用电子屏幕勾勒得栩栩如生。我和好友早早落座第一排,看着人们匆匆涌入教室,找座位、交头接耳,像极了当年赶着上课的我们。一个大胆的念头突然萌生:“我想上去当一次老师。”好友立即为我打气:“去啊,不用害怕”。不知是哪来的勇气,我迅速脱掉厚重的羽绒服,快步走上了讲台。面对满场来自五湖四海“学生”,我故作镇静地开口:“我是今天的老师,大家想想刚才走进来的场面,像不像我们的学生时代?”台下的目光里满是认同,我顺势抛出关于红楼人名谐音的提问,有几位“学生”马上和我开始互动……此时,两个扮演学生的年轻演员推门而入,满脸疑问,“怎么正式演员还没来就开演了。”我连忙给观众和演员坦白:自己只是想体验一把当老师的感受,谢谢大家配合。掌声瞬间响起,温暖的鼓励驱散了我的局促。这场临时起意的小插曲,让这次红楼之行多了几分欢喜。

“有一位衔玉而生的公子吗?有一位泪尽而逝的小姐吗?有前生来世吗?有亘古不变吗?有参透宿命的文本吗?有覆盖时间的诗歌吗?我们低头深望大地,那里有我们存在的意义吗?我们抬眼遥望上苍,那里有我们归去之所吗?”夜幕降临,回头望着灯光下如梦幻一般的十六扇门,我的脑海中重复着这些疑问。或许这里的故事从未落幕,它只是以另一种方式,藏在书中的字里行间,藏在每一个观众的心中,藏在那些未曾言说的沉思里。

(作者单位 怀安热电)

云游漫记

这是一场兴起便走的登山之旅。晨光初透时,脚步已落在华山玉泉院的山门前。

此时,薄薄的春色与浅淡的阳光交融在一起,像一层暖纱轻轻笼罩着周遭,浑身都散发着轻快蓬勃的朝气。满心满眼,唯有“山不见我,我自见山”的坦荡豪情。只是不曾想,才走过平缓如履的五里关,喘息便已凌乱,体力的考验竟来得这样猝不及防。

顺着自古一条路向北峰攀登,千尺幢和百尺峡一过,道路便不再是寻常路径,简直是入巨石里硬生生凿出的一道缝隙,几乎陡直地通上去,石阶窄得容不下一只脚。只能利用两边的铁索作为借力点,手脚并用,一寸一寸地慢慢向上挪移,真真是进退维谷。仰望望去,一线天被两侧的石壁挤得逼仄狭长。低头回看,来时路早已隐没在络绎不绝的人群里,只能听得见自己急促的心跳。

华山行记

孟培月

走走停停,到达北峰顶时,已是正午时分。站在真武殿前极目远眺,只见群峰连绵、翠色接天,一时竟分不清东南西北。游人们熙熙攘攘,簇拥在“华山论剑”的石碑旁争相留影,年轻的笑脸与搞怪的姿势在镜头前不断绽开,我亦身在其中。不过快乐虽真,但双腿酸软的提醒,让我不得不舍弃遍历五峰的初愿,只能将所剩的力气与执念,悉数投向那座最高的南峰。

跟着指示牌,一路途经中峰、西峰,直奔南峰而去。沿途粉的、白的、淡紫的野花开得星星点点,方才领会到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”的悠远意境。阳光斜斜地穿过松林,在石阶上投下跃动的光影,温润地抚慰着游人的肩背。行至金锁关时,铁链上密密麻麻地缠系着祈福带和铜锁,斑驳的锈迹历经岁月的沉淀,风起时便叮当作响,像是无数心愿在轻轻碰撞,以求一份圆满。

南峰不愧为华山之巅,越是接近越是拥堵。等到终于踏上顶峰那块仰慕已久的石碑旁,来时种种艰辛刹那烟消云散,只余满腔豁然开朗的清明。或许这正是爬山的意义,身体的疲累不值一提,山巅的风景终将偿还所有。

下山时果断选了乘坐西峰索道,未料等候的队伍蜿蜒迂回,冗长如蛇,可谓是体验了一回另类的“上山容易下山难”。直至暮色四合,才终于踏入晃动的缆车。因着光线昏暗,窗外只剩下群山模糊的剪影,而缆车一起一伏、斜逸穿梭的轨迹,却再次以另一种方式印证着华山的险峻。

当双脚重新踏上平地,夜色已经悄悄开始涂抹群山的轮廓。来时那漫长如蜗牛般的攀爬轨迹,早已湮没在层峦叠嶂之中。此刻,尽管身体疲惫,可心里却是一片空明。夜风一吹,白日的种种神经竟恍如隔世。

坐在驶离华山北站的高铁上,身旁都是今日登山徒步的旅人。恍然惊觉,方才那场筋骨的劳顿、心跳的轰鸣,不过是这座大山漫长生命里一次悠长而平缓的呼吸。而我们仅仅是在它呼吸的间隙里,偶然途经的一粒尘埃——曾借着山风短暂飞舞,见过云端壮阔,最终又轻轻落回,属于我们的人间烟火。

(作者单位 包神集团神朔公司)

食光慢炖



鱼泡白菜汤

陈杨婉

日的夜里,一碗热汤下肚,从胃里暖到心里,连带着窗外的寒风,都变得温柔了几分。

后来离家求学,吃过不少山珍海味,却总也忘不了母亲的鱼泡白菜汤。也曾照着记忆里的法子尝试仿照,鱼泡是新鲜的,白菜是嫩的,可煮出来的味道,总觉得差了点什么。直到上次回家,又看见母亲站在灶台前,火塘里的火依旧暖人,她转身看见我,眉眼弯成了月牙:“就知道你馋这口,早给你备好了。”

汤端上桌,还是熟悉的模样。喝一口,鲜美的滋味在舌尖漾开,忽然就懂了,差的那点味道,是母亲的味道。是她择菜时的认真,是她煮汤时的耐心,是她看着我喝汤时,眼里藏不住的笑容。如今,母亲的鬓角已染了霜华,灶台前的身影也添了几分佝偻,可那碗鱼泡白菜汤的味道,却从未变过。它像一根细细的线,一头系着故乡的烟火,一头系着我漂泊的脚步。无论走多远,只要想起那碗汤,便觉得心有归处,人间值得。

(作者单位 广东清远电厂)

花海旧事

杜长森



载有油菜花的角角落落,都有我们的身影。

大人们每天都起早贪黑忙着生计,是顾不上我们的。我们钻进那密不透风的花杆子里,做起“藏猫儿”的游戏。我常常选一处最密的地方,蹲下身来,屏住呼吸,听外头的脚步声由远及近,又由近及远,心里头很紧张,但更多的是得意,比在学校考试得了满分还要高兴。

在游戏里头,我们觉得最有趣,最冒险的,还是要算捉蜜蜂了。也不是真要伤它,只是爱看它在花心里忙忙碌碌、毛茸茸的憨样儿。我们屏住气,瞅准了一只正埋头吸蜜的蜂,拇指和食指悄悄地凑上去,想捏住它那两片薄薄的翅膀。可那机灵鬼,后腿上已经挂了两团黄澄澄的花粉,沉甸甸的,却依旧十分警觉,手还没碰到,它便嗡地一声飞走了,只留下那朵花,在枝头晃悠悠地颤。

想着想着,我的嘴角便不自觉地弯了上去。正出神呢,耳边忽然响起一个稚嫩的声音:“爸爸!你看!有蜜蜂!”我扭头一看,是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,正伸长了他短短的手臂,奋力地去够一朵靠近田埂的油菜花。花上,正伏着一只黑黄相间的蜂。他的父亲赶忙拉住小男孩,笑着说:“千万不要去捉,它会蜇人,蜇到会很疼!”小男孩便缩回手,却不走,只蹲下来,歪着头,用他黑葡萄似的眼睛,认真地看那蜂在花蕊间忙碌。

我看着他们,心里一直在想:那小男孩专注的神情,多么像当年的我!只是他的父亲会拉着他,温柔地提醒他。而我的那些伙伴,如今又散落在哪里呢?那个总也找不到我的小军,那个爱唱歌的强子,还有那个跑得快的铁蛋,他们是否也会在某个春日的午后,看见一片金黄,就忽然想起我们那个秘密的海来?

(作者单位 山东蓬莱公司)



旧物志

JIUWUZHI

老院墙角那棵葡萄树,是刻在我童年里最深的一抹绿。小时候,每到夏日,葡萄藤便成了家里最引人注目的存在。它那蜿蜒曲折的藤蔓,顺着木架肆意攀爬,宛如一条条绿色的巨龙,在阳光的照耀下,闪烁着生命的光泽。一片片翠绿的叶子层层叠叠,相互簇拥着,仿佛是在为即将到来的盛会搭建舞台。而那藏在叶子间的葡萄串,就像是一群羞涩的少女,在绿叶的庇护下,悄然孕育着甜蜜。

葡萄挂果总在麦收前后。先是米粒大的青疙瘩,藏在叶间,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没过多久,这些小疙瘩就攒成了串,青得发涩,像被谁撒了把翡翠珠子。这时爸爸会搬来梯子,用布条把坠弯的枝条轻轻绑在架上,嘴里念叨着“别累着树”。我踮着脚数葡萄串,数到二十多就乱了套,急得直跺脚,爸爸便笑着把我举到肩头,让我摸那些最饱满的果串。

当第一缕秋风轻轻拂过,葡萄便迎来了它成熟的季节。原本青涩的小颗粒,渐渐变得饱满圆润,像是被大自然用神奇的画笔染上了色彩。有的葡萄紫得发黑,宛如一颗颗璀璨的紫宝石,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芒;有的葡萄红得透亮,恰似少女脸颊上泛起的红晕,娇俏动人;还有的葡萄绿中带黄,像是被阳光亲吻过一般,透着一种清新与甜美。

摘葡萄那天,爸爸早早搬来长梯靠在架上,妈妈端着竹篮站在底下。阳光透过叶缝洒下来,照在紫莹莹的葡萄上,像镀了层蜜。最熟的果粒紫得发黑,薄皮上挂着层细细的白霜,轻轻一碰就颤巍巍的,仿佛随时会淌出汁水来。爸爸摘葡萄时极轻,手指捏住果蒂一转,整串葡萄就落进手里。我在葡萄架下跑来跑去,像一只欢快的小鸟,一会儿捡起掉在地上的葡萄,放进嘴里尝一尝,酸得直皱眉头;一会儿又围着爸爸的梯子转圈圈,大声喊着:“爸爸,给我摘那串最大的。”爸爸摘下一串葡萄,轻轻递给妈妈,妈妈接过葡萄,又转身递给我。我迫不及待地接过葡萄,顾不上洗,就摘下一颗放进嘴里。刹那间,甜蜜的汁水在口中迸发开来,那浓郁的果香,顺着喉咙一直甜到心里。我们一边吃着葡萄,一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,笑声在葡萄架下回荡。

摘完葡萄后,妈妈会把葡萄分成几份。一份留着自己吃,一份送给左邻右舍,让大家都能品尝到这份甜蜜。当妈妈端着葡萄走进邻居家时,总能换来邻居们热情的道谢:“哎呀,你们家葡萄又大又甜,谢谢啊!”“客气啥,好东西一起吃才香。”那一声声温暖的交流,让邻里之间的情谊变得更加深厚。

如今每次吃到葡萄,总会想起那个绿意盎然的院子,想起葡萄架下的时光,想起妈妈端着竹篮时的笑容。那些藏在藤蔓间的日子,就像最甜的葡萄,轻轻一碰,就流出满眶的怀念。

葡萄熟了又落,日子走了又来。可那些被阳光晒透的甜,被岁月泡软的暖,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,从记忆深处漫上来,如同当年的葡萄藤,悄悄继续住整个心房。

藤蔓间的旧时光

周昱含